

頤道堂文鈔

序

文章之道以經濟爲最貴爲其有裨於國計民生不徒託諸空言也然非有上下千古之識而又深明當世之務則其言雖震世駭俗而終不適用於陳君雲伯昔在京師嘗及余門詩文之美見重都下人亦恬退簡靜無放言高論之習蓋非特以才見者出都以後僅丁卯夏一見於河上不相見者又二十餘年矣今年春余奉

命閱視南河君來袁江謁余方舟南下因論河渠之事得盡讀其文章駢散各體皆有可觀論事之作尤切實明暢可見諸行事君昔佐阮雲臺浙江中丞幕海氛方熾叅贊區畫飛書草檄多出其手卒以平賊及官外吏所至有循

夏之譽一官一邑條教號令咸以風俗人心爲本海運之
議君首言其可行著有成議閱十餘年而終見施用河上
諸議今所行者多本其說君嘗佐兩河帥募兩河帥言近
日明習河務所見遠大無如君者惜用其言而未得用其
人也君亦但期用其言以有裨於國計民生而一己之
功名進退非所計焉學問之氣盎然深矣君又爲余言通
州漕糧宜分貯京師以去花戶積久之弊郡縣接壤之地
宜駐丞倅佐貳以資控制其他因時變通類皆有深識遠
見方之古人蓋桓寬賈讓之倫不當僅以文人才士目之
也君有才子曰裴之能傳君學所爲西北水利議二萬餘
言鹽筴本論亦深中今日之弊惜無祿早逝君恒抱西河

之戚余謂人不壽而文傳猶之壽也况父子皆以經濟之
文名世則其壽逾於尋常之麗眉黃髮多矣目前之欣戚
又何足介意乎因書以慰之卽以爲文集之序

道光戊子二月長白英和書於寶應舟次

頤道堂文鈔卷一

海運議

嘉慶十五年三月初三日大府檄行奉

廷寄以頻年淮黃多患恐致誤漕前代本有海運之法
飭令籌議試行五月二十二日又奉轉行以海運之外
尙有何法可以抵通詳加籌畫飭令妥議章程以期有
備無患此誠今日之急務當世之至計也甲寅之秋河
決衡家樓運道中絕糧艘回空者不得南下新漕將誤
余師儀徵阮雲臺中丞方撫浙承

明詔籌海運之事業有成議並輯前人之說爲一書旋

以河復中止丙寅春余自都南旋道經廣陵師畱寓文
選樓五日得讀其書心焉識之今年承乏海隅亦在飭
議之列迺按圖攷書推廣前說博采輿論加折衷焉謹
上議曰

禹貢九州各有水道以達京師實爲後世運道之始而沿
於江海夾右碣石海運昉焉逾洛逾沔陸運昉焉史自秦
紀蜚芻輓粟起於東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
鍾而致一石見史記主父偃傳漢書亦載之惟以東腫作
黃腫蓋卽今之黃縣也而未詳其道海之由漢元封二年
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擊朝鮮魏畧稱孫權遣使
遼東貿遷有無吳志嘉禾元年遣周賀裴潛乘海至遼東

二年遣張彌許晏賀達等送公孫淵使舒綜乘海還遼並以金寶備物授淵魏景初二年司馬懿伐遼東屯糧於黃縣造大入城船從此出隋開皇十八年漢王諒軍出榆關值水潦饋餉不通周羅喉自東萊泛海大業七年敕幽州總管元宏嗣往東萊海口造船唐貞觀二十二年將伐高麗敕沿海具舟艦爲海運此皆海道之見於史者開元中李適之爲幽州節度始督海運是以杜少陵有遼海雲帆東吳杭稻之句此又唐時海運之確證有元一代始從伯顏議以至元十九年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石由海道至京師二十一年罷阿八赤開河之役以其軍及水手萬人運海道糧是

年定例江淮歲漕一百萬石海運十萬石濟州運三十萬石膠萊運六十萬石蓋其時膠萊河已通也二十二年詔罷膠萊所鑿新河以軍萬人載江淮米泛海由利津達於京師則以淮子口伏石傷船之故大德十一年中書省奏每歲海運漕糧一百四十五萬石今年浙江歲儉不能如數請仍舊例湖廣江西各輸五十萬石並由海道達京師則江廣漕米亦由海運可見至至大三年命朱清子虎張瑄子文龍往治海運是歲江浙漕三百萬石元史食貨志所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蓄儲之富當以爲一代良法則海運之效可觀矣按元人海運之道有三初伯顏建議自太倉劉家港入海經揚州海門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

沿山嶼而行抵鹽城縣歷海州東海縣密州膠州放靈山
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抵成山計水程至楊邨馬頭
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陳便道自
劉家港開洋至撐腳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匾擔沙
大洪又過萬里長灘血沙放大洋過清水洋黑水洋至成
山過劉島至之梁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
差徑直至正十三年千戶殷明畧又開新道自劉家港入
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
至劉家島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口舟行風信
有時自浙西之京師不兩旬比二道尤便洪武四年置遼
東卽發兵五萬戍遼命鎮海侯吳楨總舟師萬人由登萊

轉運歲以爲常嗣是封張赫爲航海侯朱壽爲舳艫侯歲
一舉行軍食賴之永樂十年以後平江伯陳瑄開清江浦
尙書宋禮開會通河成始罷海運并罷膠萊運然海船猶
存遮陽海運未廢宋禮之議曰雖由會通饋運每三年海
運一次是當時未嘗絕意於海運也宏治間大學士邱濬
倡議請於無事時通海運故道與河漕並行一旦河漕少
有阻滯此不來而彼來並請訪求素知海道曲折者講求
傍海通運之法隆慶間魏時亮梁夢龍等咸議及並試行
之亦可見前人之未嘗一日忘海運矣夫會通河之成北
藉汶泗之流南借淮河之助萬艘雲集直達

神京有聯幫接觸之安無鯨浪蛟涎之險誠萬世之良法

美意也然南北嚙喉恃此一綫以通脈絡其利也借淮以刷河借河以助運一舉而三善備其弊也河流潰決運道不通百萬之人無所仰食則盤錯艱鉅之會不得已而思變計又不可徒慕良法美意之虛名坐視其弊而不知拯國朝康熙間河嘗爲患其時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停運數載然後河臣得專力以治河河治淮治而漕亦以治

京師之民食晏如也今河務亦孔亟矣始則因河以誤漕而多守候牽輓之費繼則因漕以誤河而停疏濬脩築之功誠如

聖諭無一日不言治河亦無一年不虞誤運欲求兩治轉致兩妨太倉之粟雖如故而孳生日衆仰食者日益蕃停

運以治河非萬全無弊之策也而河防不脩設一旦梗塞之虞勢必河與漕兩受其弊而不可治夫利不極不叛制害不極不變法守經持重者大臣之體也思深慮遠者諂士之圖也處今日而論河漕不得不爲未雨綢繆之計矣則殫心竭慮於輕重緩急之交莫如海運宜夫當世競言海運而莫能決者以利害之說惑之也惑於利害者不知害一而利十害虛而利實利可趨而害可避也今就管見所及之利害引申而詳明之或亦可爲愚者之一得乎蓋海運有十利焉糧艘例貯八百餘石實不過七百石海艘大者所貯一當糧艘之三次亦當其二其利一也河則尾銜鱗次不能相越海則因風乘便不勞守候其利二也河

則纏纜牽輓萬夫邪許海則長風飽帆不煩人力其利三也河則一舟淺擱通幫起駁海則汪洋萬頃不虞阻滯其利四也河運回空少遲便慮守凍海則冬夏可行其利五也河則魚貫逆溯一舟失利連櫂被觸海則轉可相救不致俱糜其利六也河則一年一運尙虞阻滯海則一年兩運多則三運其利七也河運公費每石併計約及七錢有餘州縣之津帖倍焉海運則公項之費給其全而私帖給其半即可集事弊可漸清其利八也仰食有資人心安定百貨走集民用日饒其利九也甯此暇以治河其利十也害二而已曰盜賊曰風濤慮盜賊者此習聞閩浙海洋之情形而未見江南山東海洋之情形也蓋盜艘必有屯聚

窟宅閩浙海洋島嶼多故盜足以容今自浙江羊山馬蹟
以北曠蕩千里無島可容又沙綫不熟船制不同閩廣之
船至上海者不至天津江南之船至關東者不至閩浙此
其明驗賊豈異於人哉故盜賊之害不能不存此說而實
則可無慮也若求其無弊則亦不過於浙洋黃盤大小羊
山馬蹟盡山一帶專派水師巡緝攔浙盜無使逸出滋擾
江南山東本有沿海水師更番巡哨申明舊例責以實力
奉行而已至風濤之患何地蔑有糧艘之行運河宜穩如
磐石矣而三牖三壩渡江渡黃亦不能保無失事也內河
失事者有之矣海運則狎浪之險十倍糧艘而制作堅實
舵水精練亦百倍糧艘嘗詢之長年三老海艘之行關東

天津失事者百無一二焉非因利乘便駕馭得宜哉則海運之說亦何憚而不行也然則其中別無變計乎曰是有三焉一則徑由海運至天津也一則循海至山東膠萊陸運三百里由海倉口舟行達天津也一則開膠萊新河也海運至天津出口之道劉家港近已淤塞淮安卽今淮黃並行之道皆不便於行莫如會於江蘇之上海由上海啓程六十里至吳淞口八十里至崇明沙汛一百二十里至茶山三十六更至石島二更至俚島三更至威海島三更至岐山所三更至廟島八更至天津外口三百六十里至天津內河小開口更六十里合計內港外洋共四千五百二十里此皆就其島嶼可指者而言近訪之熟習海道

之人徑直行不過三千餘里風汛有常速則七八日遲則
二三月元人舊制每歲春夏兩運以今見聞所及假令南
兌無守候北壩無畱捐南則隨到隨裝北則隨到隨卸每
歲當可得三運其船則試行之初不必造也上海崇明海
門通州有熟習北洋專載客貨往來關東天津登萊膠州
之船名曰沙船大者可三千擔次者亦二千餘擔以上海
道衙門冊籍計之當不下五千艘其可用者不下二千艘
冬春之間停泊水次待人雇用或有雨中無貨可載實以
土石放空至山東直隸水次沿途攬載貨物者船以擔計
行關東者則論關擔關擔以二百六十觔爲率猶膠擔以
四百觔爲率文登擔以千六百觔爲率也以關擔論每擔

可兩石也酌中定價運至天津每關擔水腳約一兩五六錢照民價雇用則每石八錢當可敷用加以南北駁運起卸亦不過每石一兩也此船往來山東直隸關東兼載紅梁豆麥制作堅實並不損壞且北洋水性寒冷與南洋水暖者不同不患潮濕亦不慮蒸變也假使得沙船一千艘每艘准令裝貨若干外約裝米一千石則千艘可載一百萬石一年兩運可載二百萬石矣今蘇松常鎮太五屬之米計不過一百三四十萬全行海運尙不需兩運也浙船之往北洋者惟寧波有之其船有名三不像彈船二種均係本地客商自備往來貿易不能外雇乍浦一口祇有往來閩廣之船故浙漕欲議海運亦必需用江南之沙船江

南之沙船有餘更可以運浙漕而乍浦出口至北洋必由
羊山帖近黃盤洋而水性路徑均不熟悉沙船往兌駁船
運送皆不相宜故浙運亦必會於上海而後可惟漕運之
難既在南中之濡滯兼在北壩之遲滯海運與河運事同
一律海船載貨抵次向有舊章以十五日爲期過期卽照
議增價然此指客貨而言設裝載米石不卽起卸或過於
挑持米色則運腳之入不敷耗費一運之後盡皆裹足矣
故試行之初押運可無需員弁而北壩交卸則不可不委
官前往代爲經理俾隨到隨交免致守候之煩至米石升
合向由船戶包認設有短缺照數認賠大槩皆然再優加
以折耗當不慮其規避假令試之有效長遠舉行則以官

法部勒或以數十艘爲一幫或以一府爲一幫以身家殷實者爲之領袖領袖之人一年無誤優以弁銜三年無誤優以實職卽專責以領運之事早到者倍賞之則踴躍趨公自必爭先恐後此又鼓勵人才以資核實之一端所當漸次議及者也然此舟歷黑水洋白蓬頭石礁經成山有始皇橋臥龍石諸險持重者慮之則膠萊陸運之法可行也漢隋瀕河建倉而唐裴耀卿開山陸運置倉三門東西節級轉輸實師其意則陸運者又所以權常變而策其萬全者也海運之道必由成山路旣遼遠轉折風汛不能適合又山石陡入海舟間有觸損之虞是以元人卽議開膠萊河以避之顧其說自元迨明屢議而敗於垂成且以目

前事勢論之或亦未暇兼及則自上海開船循海壘而達膠州再議膠萊陸運之法亦未始非變通之計且膠萊陸運明人嘗言之矣倪元璐欲於膠萊河未通處所用陸運云將漕米運過亦是一策而兩邊船隻車馬亦費區區此膠萊陸運之一證也黃允恩曰海運將淮揚重船運至膠河輕船接入萊河其間通濬小河多造腳船如通州抵壩故事於嶺山建倉駕車仿古河陰洛口之運以待回空受載自淮河抵膠自海倉抵天津計日可以直達卽成山一轉亦縮近數倍每年三運四運無不可者此又一証也由倪說觀之所須籌者陸運之車北運之舟也由黃說觀之所需建者倉厰也蓋明人屢議開膠萊河又元時所開尚

未盡湮所不通者分水嶺之數十里耳故倪說但指未通處所而黃說惟於嶺山建倉今之膠萊河形雖存而湮塞已久則建倉之法迤南則當於馬頭附近淮子口之處建倉十座約可貯五十萬石迤北則當於海倉口入海之處建倉五座約可貯三十萬石以爲南北轉運存貯之地至車馬之用以一石重一百三四十觔計之每車一輛載千四五百觔則一車不過十石自淮子口達海倉口計程三百里百里一站作三站計每車往返六日一月可運五次載五十石百輛每月亦不過五千石千輛之車始可集事膠萊地近海隅車馬未必足用則或兼用牛車騾馱或令各府縣協濟照民雇價值酌中給之其沿途尖宿畱頓之

地或設立官店或民店官爲稽察防範停車之地或搭蓋棚廠以避風雨水深木茂禽魚自歸是在地方官之經理招徠矣北運之舟則天津登萊往來關東者不下數千艘仿南運之法雇用之亦不虞其短缺南自上海開船至崇明之張水洪卽所謂匾擔沙大洪也抵南蛇山放海經通州海州安東衛石臼所靈山所夏河所各境而達膠州老山頭計程七百餘里由老山至青島淮子口計程七十餘里淮子口至馬頭計八十里自馬頭陸運循膠萊河堦而北經卽墨萊陽文登棲霞越分水嶺至萊州海倉口約三百里自海倉口入北海四十里至淮河口卽濰水入海處又名下營口五十五里至白狼河口三十里至瀾河口卽

唐渡河口三十五里至小清河口卽淄河門七十里至絲
網口七十里至大清河口卽牡獮口七十里至泮河口十
五里至久山河口卽大沙河四十五里至套兒河口三
十里至大溝河口三十里至大沽河口入直隸界五十里
至徐家溝七十里至杞溝百里至小直沽一百三里至丁
字沽入大直沽河沿山傍岸明何廷錕所謂無風可以篙
行者也計自海倉至直沽八百餘里計自上海至直沽亦
不過一千八百餘里旣避黑洋風浪之險又無黃流阻塞
之虞誠爲萬全無弊之法惟經費較之徑行陸運者必須
議增何則南運自上海至膠州每石約以銀三錢爲率北
運舟價大畧相仿每石已需銀六錢而車價則一車四馬

作四套計每套酌給銀四錢是每日需銀一兩六錢矣以一車十石按三站計需銀四兩八錢是每石需運費四錢八分也再加以南北建倉中途設廠之費弁彈兵壓稽查之用又南北起駁需用口袋布袋過費麻袋疏而不堅擬用雙套麻袋以每袋一錢計之是每石又需加費二錢然長短牽算亦不過每石一兩三四錢耳至抵通之後則仍官爲經理交兌亦可以冀無誤而要若不若議開膠萊新河之爲得也膠萊新河之開始於元元專仰海運以靈山之東浮山勞山北至成山西至九皋大洋之險乃議開膠萊新河南自麻灣北至海倉三百餘里出北海以避之以淮子口伏石傷船因而罷運明嘉靖間海防道王獻議開馬

家濠以避淮子口伏石之險其時南北俱已挑通除潮水所至不須挑濬者百里應挑濬者百五十里應深挑者五十里所未開者分水嶺之三十里耳是以黃允恩有嶺山建倉之議也隆慶五年山東巡撫梁夢龍勘報海道疏曰計處膠河期通海運以佐河漕之急又云中段自膠州至海倉一帶海道與南北一水相通亦有島人商民船隻經行二十餘年堪以一體行運則膠萊河雖不全通而自有通利之處可見尙書劉應節撰節畧曰分水嶺未開者三十里今雖稍淤勢尙可因新河全形兩岸之上如膠一水中流若練下無流沙有無疏土諺所謂銅幫鐵底殆非虛語止有沽河一段積沙約長五里後議開壁溝河十二里

直接黑龍潭正所以避沽河之沙也又有白河一道當分水之衝積沙約長三里後議開船路溝八里正所以避白河之沙也又曰分水嶺地高於海面者二丈四尺四寸迤南則吳家口地高於海面者一丈五尺壁溝至麻灣地高於海面者五尺過此則與海面平矣迤北則崔家口地高於海面者一丈九尺趙家舖地高於海面者九尺四寸劉家舖地高於海面者四尺四寸過此則與海面平矣擬酌量地勢截水爲壩使壩壩水水自爲平由此觀之是沙可避而水可壩石可鑿也

國朝雍正三年八月尙書朱軾 奏請開山東膠萊河運道

詔內閣學士何國宗會同山東巡撫陳世倌詳勘議奏以
南海口潮水止至陳邨閘北海口潮水止至新河閘兩潮
之隔不相通者中有二百餘里若欲南北通流必須漸次
開鑿又以分水嶺地當水脊所恃爲分水之源者僅平度
州之白河及分水嶺北之膠河與百脈湖然二河一湖不
足以濟二百八十餘里之運道且以開挖勞費其議遂寢
然以海潮之性論之遠者千里近亦數百里當日所謂至
陳邨閘新河閘而止者蓋卽就當日所有之河形驗之河
止則潮亦止此亦形勢之顯而易見者設令徑行開通安
見南北往來潮水不互相灌輸也況有白河膠河之濟運
也特數百年來漕運由河商賈由海此河積久湮塞亦事

勢所必然然故道可循河形可考前人之成說可稽志乘之圖書可按能卽前人所未通之處鑿而通之濟運通商誠

國家萬世之利而湮塞已久驟復爲難則卽南北淤塞之故道先證明而疏通之水次近一里則陸運省一里之費待經費充足民力閒暇履勘地形博採輿論分水嶺之高可鑿則鑿之明王獻未竟之功可繼也不可鑿則避之元人八閘舊迹可循也或雖開而不能深通大舟不足以載則多造駁船三百里之地以舟運代車運所省實多雖非刻期可竟之功而不可不存此說以備採擇也海運之策持重者以爲險也膠萊河之議當局者以爲費且緩也於

今日事勢得中策焉南以舟楫之事責上海道北以舟楫之事責天津道中以陸運之事責登萊道以稽查彈壓責登萊副總兵不煩不擾而事集矣且言海運於今日較之前代有數便焉道則商船所行之路卽至使之程不煩更爲履勘一也船則各口沙船可以雇用不煩籌費另造二人則沙民舵水熟悉海程不必更行募練三也費則以行月贈五漕截三脩屯租計之可得十之六七其不足者十之三四耳而此十之三四者與其隱爲浮勒上下相蒙滋訟端而長刁健不若准情酌理明加運費其酌加之法每畝酌加銀五分歸於漕項欸下支用小民食德飲和涵濡

愷澤當無不踴躍輸將特休養百餘年之久紳衿耆老且不知舊章爲花戶自運軍代民勞以致一漕之竣抗者如櫛訟者如麻誠使申明舊章以曉諭之使知雖增運費小民之受惠已多再責成紳衿大戶以爲之倡有觀望阻抗者罪之州縣再有浮勒者并罪之小民具有天良當無不急公從事則此一舉也不特漕運永無阻礙倉儲永無匱乏而破除積弊兼可以挽人心風俗而使之淳非特漕運之利也無非漕運之利也加以杜畱難刁指之弊嚴短發偷漏之禁使嚮風趨事急公若私小試之而效則大試之大試之而效則徑行之增造舟楫廣募丁卒添設屯衛改置官屬雖江廣之漕咸歸海運可也而漕船以漸次而減

弁丁以漸次而刪舵水無藉之民不用於漕則用於河舉
行非驟措置有方亦不虞其滋事且漕船漸減即可增置
海船弁丁漸刪而海運大通之後有願領海運者仍可選
用則但有改置之益無變更之患所謂萬全無弊之法莫
過於此然後相度形勢博採羣議河臣因得從容以從事
於脩防將見數年之內河治而漕亦治迨河漕並治之後
兩運並行以期有備無患海晏河清
天庾充足豈非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福哉

海運三策以自上海開船逕達天津爲第一策由上海
舟運至山東膠州陸運三百里至海倉口入北海達直

沽爲第二策開膠萊河舊道爲第三策第一策持重者
慮成山之險第三策當事者慮籌費之煩切近可行宜
用第二策今先議試行則第一第二兩策可以並試如
以十萬石徑運天津以十萬石運膠州轉運則經費無
多而膠萊之車馬北運之舟楫皆不甚難倉廩亦尙可
緩建也議所未備並條其說

書海運議後

余作海運議客有援明潘尙書季馴及國朝陸侍御隴
其之說相難者潘之說曰海運之法作俑於秦效尤於元
國朝已弃之策三代已前未之間而以邱文莊所議爲未
是此說非也三代以前王畿千里其外皆以分封各君其

國各子其民國之中郊野都鄙畫井分田地之所出足以給貢賦畜妻子非特無須海運亦并無籍河運也秦并天下變封建爲郡縣乃有琅邪負海轉漕飛輓之事此形勢異也自秦及宋建都之地距海遠遼金建都在北而東南未一至元人混一中夏定都燕京其時會通河未開則漕東南之粟以給西北舍海運將焉從明初都金陵僅海運以給兵泊遷都燕開運河以通漕其時猶不廢遮洋海運文莊議河海並行此於未事之先爲意外之慮眞所謂善謀國者也又曰文莊計漂溺之米而不計漂溺之人故以海運爲便因歷舉元代失米最多之年以爲例此其說亦非也元之海運有多有少元海運之得失亦有常有變舉

一二之短以訾什伯之長此刻舟求劍之論也如尙書言
豈自河運至今竟無漂粟溺人之患耶文莊計漂溺之米
充類至義之盡者也不如此不足見海運之可行也若卽
尙書之言而充之則沿海水師可不必出哨而海中商舶
往來亦盡應禁絕然後爲萬全也此亦事之所不能者也
又曰河運之費費在入所謂人亡人得損上益下之道此
其說亦非也人亡人得損上益下亦顧其事之有濟否耳
若其無濟則上雖損而下無益也文莊之言其時河運通
利深思遠慮而爲此議故曰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河渠少
有塞滯此不來而彼來斯眞思慮預防之先計也如尙書
言假令一旦河運阻塞雖不惜水衡之錢而數百萬之粟

莫能自致京師內外百萬之民嗷嗷待哺吾不知尙書處此將何策以置之恐損上益下未博虛名而先膺實患矣陸侍御之言則以給費私載之少慮敗舟逃卒之多因自古河運之難而不敢言海運此則未悉心經畫者也河運之難不能竟廢河運則海運之難亦在有以區處之區處失其宐河運未嘗無弊也苟得其宐雖海運亦復何慮而舍本論末亦未免拘于方也矣蓋尙書之職在治河河臣而議海運失河臣之職矣故極言海運之弊而侍御之長在理學又其所處之時河患未如今日也故但言海運之難客曰然則如何曰試設一河運萬不能通之境而置文莊與尙書兩人於此俾當局者擇焉則命尙書治河必先

與文莊謀國矣客曰善因併記之

附錄舒鉞雲書

三年前承示海運議及書後一卷嘗攜行笈自隨頃在
眞州竹里館夜坐聽雨人事屏絕始得臥而卒業洵異
乎俗吏之所爲矣所叙運道攷證詳備其擬議亦皆與
不佞意見略同及今河清海晏此事遂廢然而酒可不
飲而不可不醉兵可不用而不可不備緘口於廟恐違
蓋各之義執裾於途又蒙未同之羞無已則仍與閣下
言之抑波及又君之餘也蓋凡事必具兩說今有以海
運爲可行者必有以海運爲不可行者之二說者一彼
一此是猶兩小兒以大小滄熱爭日之遠近雖聖人不

能決矣然皆窮極其事理時勢之利害升降而未嘗深
求其情與弊也則試進而妄言之邱濬曰海運雖有漂
溺之患而省率率之勞潘季馴曰文莊計漂沒之米而
不計漂溺之人此仁人藹如之言似矣而不盡然嘗攷
元時歲運漂沒米數統計不過什之二三而此什之二
三吾知其非盡漂溺也饕餮之嗜鷹犬之獵雀鼠之壯
狙之伺蟻之封魚龍之變幻皆足以損此米數者特於
運至之日胥謂之漂溺云爾夫米旣漂溺必將歸責於
其人則并其人而胥謂之漂溺亦旣人米俱失矣於是
乎有蠲除之詔有卹賞之典故或倉廩未實府庫先虛
此則所謂弊也今運滇黔銅鉛者往往師此故智然而

潘季馴何以不主海運也曰季馴河臣也禹治河專治水今治河兼濟運使運可海而不必河河亦幾於毋治矣而季馴河臣也河不必濟運而河臣之權微權微則才斂才斂則功薄功薄則名不重勢不尊此又所謂情也故恫喝震驚之以盜賊風濤而不足者復又假仁義以文其意其意何居曰從此不言海運而已乃今之爲此說者非河臣也曰是盍且之鳥也鳥之鳴聲曰得過且過其諸畏難苟安者歟夫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聖賢也知其可而不爲之者其人當居何等濬又曰善謀國者恆於未事之先爲意外之慮高議中亦云今河務亦孔亟矣始則因河以誤漕而多守候牽輓之費繼則因

漕以誤河而停疏濬修築之功有旨哉斯較濬季馴之時其當議海運也尤急且卽閣下之爲此議也距今又閱五稔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見兔而顧犬亡羊而補牢夫豈古人漫爲譬喻以誣來者今吾與子雖出處不同要皆歸於能言而不能行其能行者又不能言慎已夫杞人之憂天也洵愚然苟倚杵而壓已焉彼固無由遯逃也則亦不得謂之愚也野人之負墮也誠陋然果挾纊而戰勝焉彼又未嘗受賞也則亦不得謂之陋也幸賜垂覽不宣舒位載拜

錢叔美松壺畫齋序

吾杭門才之盛推許治中錢方伯家許氏因同年青士獲

交菊船仲容玉年經厓昆季而蹤跡不若錢氏之密錢氏
昆季衆余因同年東生得交謝菴叔美余在京師久謝菴
叔美亦在京師久故於謝菴叔美視東生尤密嗣謝菴歸
道山叔美走滇南余出都東生入翰林數人蹤跡亦遂如
伯勞飛燕溝水浮雲矣歲丁卯余改官江南其明年戊辰
謝菴嗣君小謝來試吏吳中刻謝菴遺詩竟見示又明年
己巳叔美自滇南歸往來金陵吳門遂得復相見逾二年
叔美哀輯題畫諸詩將付梓人寄余評定余惟詩之爲道
楊子雲所謂雕蟲小技耳題畫之作尤詩之一端近于尋
常贈答之作又出于畫成佇興無苦唵精思故工甚難吾
杭鄭虔三絕向推奚君鐵生其冬花菴遺詩吉光片羽佳

矣視畫猶有間今松壺以貴公子少年從宦萬里騎象百
蠻求碧鷄金馬之神類漢王子淵所爲西湖峩眉南逾甌
閩中年落魄鷄棲輦下復避債萬里外往來古戰場顧所
爲畫類文衡山尤深于北宋荆董諸家幽秀窈窕若花在
春若仙在雲而其爲詩則又超妙清曠真氣往來上之追
蹤太白次亦不失爲岑嘉州王龍標今卷中所載多半出
於酒酣耳熱潑墨淋漓之後而其所詣如是豈非湖山靈
秀獨鍾于斯人之筆端耶家曼嘗言鐵生往矣繪事之道
近今不得不以此推袁余則謂海內詩人衆矣超妙清曠
鮮有能及叔美者則所長豈獨畫耶謝菴之詩雄秀蒼涼
邊塞諸作尤工東生之詩自然古豔尤善言情假令同時

命筆恐尚須讓阿連出一頭地也許氏諸昆季青士工詩
玉年善畫質以余言當非河漢余先後所得叔美畫碧成
仙夢花海扁舟微之詩意溪山釣艇蕉林琴趣芙蓉樓讀
書各一雪鴻小影冊子十六有詩者三尙未厭余欲也更
爲我作數幀當再援筆而記之

蕭曼叔經史管窺序

漢儒承秦火之後各守師法以說遺經宋儒專言心性名
物象數略焉元明以來經術雜糅經史之學久束高閣若
劉原父王深寧輩竄不可見蓋古學之衰久矣 本朝漢
學之盛遠軼唐宋江南則顧亭林陸道威惠元龍仲儒父
子浙江則朱竹垞胡朏明萬公擇季由兄弟乾嘉以來嘉

定錢曉徵宮詹最爲精覈余所夙夜服膺者則有若余師儀徵阮伯元中丞執友太倉蕭樊村明經阮氏說經之書若經籍纂詁十三經校勘記經郭擘經室文集久已海內風行家寶和璧矣明經爲宮詹入室弟子自戊辰以來館余桂葉書堂其於九經三史之同異四部七錄之源流若網在綱如肉貫弗闕七八寒暑叩之而未有窮也顧每稱其族父曼叔之賢誦其詩輒有新意心識之今年夏曼叔以所著經史管窺六卷乞序於余受而讀之知君根柢深厚所長不僅在詩明經稱之不去口非阿也君書於經史皆有考証雖不及前輩之博大每樹一義獻一疑輒出前人名論外有所作輒以質之明經不因行輩措意可謂好

學也已余惟古學之復 國初以來於今爲盛近年所見
若王懷祖觀察之廣雅疏証段懋堂大令說文集解皆竭
畢生之精力以成一書故其所作博而能精嚴而有體余
之於經學也淺嘗思欲哀孫盛何法盛以來十八家之遺
文以注晉書浮沉官海碌碌曾未卒業又思古籍銷亡永
樂大典中遺說猶有存者副本在翰林院佚二千卷全謝
山邵二雲皆於中有所裒輯館閣諸君有能上書

聖天子命寫書之官錄之並出 內府正本校補完備爲
海內七閣之藏俾好古者有所觀覽則古學之盛當必更
臻明備惜輿輦下貴人久不通音問徒持此議以待後之
以古學自任者因讀曼叔書并識之

汪問樵遺詩序

嘉慶丙子夏子婦汪端旣乞余志其尊人天潛先生之墓
又以令兄問樵遺詩乞余題詞余昔見問樵所作滄江虹
月詞幽秀閒遠直入南宋人之室今所作詩復清麗如此
雖少作爲多未盡合古人格律然天才英妙不可沒也問
樵以薄宦從軍病卒於蜀銜其山川兼以軍旅必多悲壯
恢奇之作惜乎散帙不可復見昔李昌谷身後之詩爲忌
者投諸團溷而流傳人間者至今與李杜並傳蓋斯文元
氣自有不可磨滅者存歟余仲弟壽蘇亦以苦讀早卒所
遺紅蕉館詩與問樵此冊相似讀問樵詩益使我唐棣脊
令之感不能去懷余之在京師也問樵以謁選人都往還

相左至今耿耿乃重以昏姻而又得讀其遺詩殆昔人所
謂翰墨緣者則余與問樵神交之誼正不在把臂寒暄矣

上海縣志序

余試東江左八稔矣江以南濱海之區若寶山常熟奉賢
上海皆以奉檄至之大約形勝之扼要莫如寶山人物之
秀麗莫如常熟風俗之醇樸莫如奉賢而兼之者則惟上
海上海爲華亭所分縣大海濱其東吳淞繞其北黃浦環
其西南閩廣遼瀋之貨麟萃羽集遠及西洋暹羅之舟歲
亦間至地大物博號稱煩劇誠江海之通津東南之都會
也而其人物不徵之遠徵之近則如趙璞函太僕祀昭忠
之祠陸耳山副憲校四庫之書曹劔亭侍御蒙輿直之褒

其餘文采風流後先接踵則志不可以不作也余既謝事
之次年邑士大夫貽書來索弁言余惟近之司牧視其所
治之地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而民之視其長上亦若傳
舍之客有數年而不相習者矣則書所謂豈弟父母者亦
交相失也余之承乏也以癸酉三月其受代也月有四日
耳民之疾苦未盡聞農桑水利未盡興也則以傳舍之客
視予亦奚辭而邑之賢士大夫於予獨惓惓焉吾園之桃
法華之牡丹歲輒走數百里相餉書院諸生之文寓書乞
評閱者無虛月也夫余之迂拙不足道而邑之敦行而多
情卽此可見宐其登拔萃科捷鄉舉捷南宮蟬聯鴻漸文
治蒸蒸日上方興未艾也予之在上海也志局方叔始逾

年而告成今全志雖未及見而總其事者李農部心菴也
同纂輯者皆邑之名宿也農部以名進士奉諱家居與同
事諸子以邑之人爲邑之書其詳考而慎紀載視康海武
功張采太倉諸志當無媿色子與農部爲京華舊相識其
文名之美至今見重輦下諸子之文則又皆予素所心折
雖未見全志其書之卓然可傳無疑也是爲序

頤道堂詩自叙

余束髮受書資質椎魯未嘗學詩嘉慶丙辰儀徵阮伯元
先生視學浙江見余試作謂余曰子之文揚班儔也詩亦
可及高岑王李若之何其不學也余家無藏書又里閭無
師友之助因先生言始有嚮學之志觀書于市且鈔且讀

越二年戊午從先生入都明年己未又從至浙越二年又以計偕入都居京師者五年孫君古雲爲余刊碧城詩鈔所存藻飾之作爲多丙寅歸里門旋試吏院中轉饒河上鐵梅菴制府畱余佐宣防之役明年丁卯以河復叙勞改官江南遂至吳門婁東蕭君樊村來館於余論詩頗規余失始變舊習於舊作多所刪汰今年春病中無以遣日乃取韓孟王韋諸家詩讀之覺詩中之境若江河然源之去委不知其幾千里也若山嶽然巔之去麓不知其幾千仞也往返尋繹稍有所得又刪舊作存十之七余之從伯元先生遊也久蕭君之館余者今亦八年所得緒論爲多先生之論詩也曰作文之道不盡自文出作詩之道亦不盡

自詩出自古未有不求根柢於六經諸史而可以自立者
蕭君之論詩也曰詩必理足而後意足意足而後氣格生
焉篇終而不識命意之所在是理不足也是妄作也兩君
之論詩如此雖不可以賅漢魏唐宋以來之詩人然持論
其最勝矣白香山與元微之書論李杜詩品舉少陵忠愛
沉著之語及畱花門塞盧子諸目其自編詩以諷諭之作
列爲一體其論甚正余詩雖不敢謂力追古人然持此以
自繩檢較少作頗有不同則師友啓迪之功有造於余也
大矣余學詩至今垂二十年所爲詩約五千首刪定之爲
二千首編二十卷因序其甘苦及師友之益著於篇

蕭樊村傳

嗟乎聖人刪定六經以教萬世而詩居其一豈不以析理
明道爲根本哉吾於亾友蕭君子山之作見之矣始予居
京師先後七八年得盡交當世賢豪長者及來江左於婁
東得二人焉其一曰彭君甘亭其一卽君初余子裴之有
志於爲文將延彭君教之適中丞胡公耳彭君名書幣敦
迫余乃不果延繼乃得交蕭君於吳淞叩其所學浩然若
長江大河一決千里瀚漫而不可窮極也初不自言其詩
旣見余京師所刊本不置可否叩之曰君詩非不佳特理
不足耳理不足則骨不堅氣不渾澤不古色不蒼矣余聞
之若夢魘之忽醒也若聞晨鐘之動於心也索觀所作殘
縑斷楮僅有存者因與約曰君評余詩真良砭也吾將變

舊習以古人爲歸君亦勤自收拾毋再弃擲矣君聞余言而善之乃晨夕孜孜補亡錄舊閱十二年而遂至於今前年余攝篆崇明攜刻工十餘人刊所作爲頤道堂詩君爲敘之君渡海視余余復與君約曰吾詩刊竟行爲君刊其速自校讐也君乃屬吳江周君錄爲副本錄未竟而君病甫竟而君死矣豈不哀哉編纂旣成受而讀之眞所謂骨堅氣渾澤古色蒼者也眞所謂理足者也余所交海內詩人衆矣析理明道上合聖人之旨惟君僅見是眞可爲後世學詩者法設天假之年不特君詩當更有進而炳燭之明或不至以此自域而惜乎蓋我者僅止此也抑聞之婁東固詩藪也鳳洲建漢魏之標梅村循長慶之軌桴亭以

忠孝立體敬亭竹素以中正懸的彭君負海內重名數十年於茲矣繼蕭君而益我者其能無望於彭君耶

顧竹嶠詩敘

有詩人之詩有才人之詩有學人之詩漢魏以來陶之沖淡鮑之俊逸小謝之清華王孟韋柳之雋永澄澹詩人之詩也陳思之沉鬱康樂之生新太白東坡之曠逸朗秀才人之詩也韋孟之諷諫張華之勵志少陵之時事香山之諷諭邵堯夫之溫厚陸放翁之忠愛元遺山之睠懷故國學人之詩也 國朝詩人輩出踵武前代亭林桴亭爲學人愚山漁洋爲詩人梅村迦陵爲才人乾嘉以來於斯爲盛並世諸賢略可屈指爲詩人之詩者則有我師儀徵阮

雲臺先生無錫秦小峴司寇蒙古法梧門祭酒山左李石
桐少鶴兄弟萊陽趙北嵐山陰邵夢餘嘉興吳澹川長洲
王惕甫彭秋士吳枚庵太倉彭甘亭華亭姚春木江西樂
蓮裳吳蘭雪吳江郭頻伽海昌查梅史錢塘厲樊榭袁簡
齋吳穀人朱青湖馬秋藥錢謝庵東生叔美兄弟屠琴鳴
從兄曼生爲才人之詩者則有武進黃仲則陽湖趙甌北
洪稚存湘譚張紫峴會稽商寶意大興舒鐵雲嘉興王仲
瞿揚州汪劍潭竹素竹海父子遂寧張問陶金匱楊蓉裳
荔裳兄弟金華周錫雲丹徒嚴麗生常熟孫子瀟吳江趙
艮夫爲學人之詩者婁東蕭樊村一人而已吳江顧君竹
嶠以高伉之才爲博通之學少歷燕趙齊晉之區銜其山

川每多名作及司鐸崇明與海內名輩蹤跡稍濶疎矣丁丑秋余承乏茲土得讀君詩命意持論不軌於正多翼世扶教之作近於學人而安雅明雋不乏高致兼有詩人才人之長余久客輦下辱與當世賢士大夫遊及來江左又十餘年謬爲後來英俊所推許恒持此論與諸賢相商權適竹嶠將梓其詩郵書索序因書所見以答之並以證諸海內讀竹嶠之詩及論古今之詩者是爲序嘉慶己卯仲春書於虞山官舍

王秋海冰壑寒林館詩序

述昔從儀徵阮雲臺先生遊聞先生論詩以嘉興吳澹川爲兩浙詩人之冠蓋其自好甚篤學古甚深遠承貝清江

王介人之遺風近衍金風亭長揮石翁之緒論故其體格
修整詞旨清峻過吳涇者使人有王韋復生之嘆非偶然
也秀水王君秋海結泉石之契締雲霞之交自署所居爲
冰壑寒林館卽其所尙可知已嘗以所爲詩乞余爲序余
受而讀之五古如梅花石門月殘雪鴛湖春霜風吹驛路
星月肅秋城琴書最遙夜風雪獨歸舟人歸春岸遠鶴立
釣船輕秋晴數峰雨月出半湖煙則賈長江張水部之刻
至也七言如風起江寒潮似雪天空夜靜月如霜鐘聲出
寺鳥驚樹月色滿湖人倚樓鴉歸古木斜陽影風走空廊
落葉聲客尋山寺趁斜照鴉識水村歸晚煙野人籬菊自
佳色江寺秋鐘起暮聲則趙涓南許丁卯之曠逸也茶熟

香溫微吟數過如入真多山中聽童子歌玉爐三澗雪目
之冰壑寒林洵稱無媿駕湖風雅澹川之後其在我秋海
乎顧文章之道繁縟者患不高潔孤寂者患不和雅偏勝
之弊易地皆然地氣回而冰壑解春風至而寒林發秋海
亦知綠波渺瀰輕儵初上芳樹煙靄翠鶯自飛林壑中別
有勝境乎盈虛消息天道且然文章之事有待於變化也
久矣讀書以平其心析理以端其嚮博覽子史百家之言
以泳其趣雲臺先生之論詩曰詩之道不盡自詩出鄙人
生平服膺斯言也二十餘年於茲矣而力有未逮也秋海
其有味乎斯言則精心鎔冶超詣入神有不僅與澹川並
鑣齊軫者更將拭目俟之

汪月樵小詩龕續刻同人詩敘

余曩在京師屢過法梧門祭酒詩龕觀壁間畫王孟韋柳像讀所蒐海內近人詩集七百餘種並爲校勘所輯梧門詩話嘗嘆其搜才路廣揖客途寬以劉勰之文心兼鍾嶸之詩品洵詞章宗匠人材淵藪矣今來邗上得汪君月樵以所著小詩龕續刻同人詩見示並乞爲序受而讀之其表微也如其徵材其測交也如其鍊格以雅潤爲宗以清華爲體蓋月樵詩才清妙故採擇符其譔著焉邗當江淮之交東南水陸之都會冠蓋輻輳襟佩塵接乾嘉之際曾賓谷都轉題襟一集風行海內月樵七品官耳力不足以贍寒峻位不足以抗貴遊而南皮讌集西崑倡酬若羽萃

林若鱗赴壑仰希前軌無間後塵何其盛歟小詩龕爲家
曼生司馬所題卽本祭酒以禪喻詩之意南苑鶯花西涯
煙水二十年之昔夢三千里之舊遊三復斯編低徊久之
後之視今猶今視昔世之論壇坫者祭酒都轉之間當爲
月樵置一座焉道光元年辛巳六月敘於邗江官舍

江蘇詩徵序

余識柳村王君二十餘年矣柳村敦行植品尤渙於詩其
論詩也以王孟韋柳爲正宗力持高澹醇雅不爲風氣所
轉移觀其論詩則其人可知矣余羈宦江左十餘年柳村
往還江浙道出吳門長得相見以所輯江蘇詩徵見示索
序於余久未有以應也今年來治江都柳村家距縣治不

三十里僅以農田水利事一見過餘則非公不至雖招之亦不至也

今天子初登極

詔舉孝廉方正山林隱逸之士余以君名應君貽書反復數百言力辭不就非其高澹醇雅之一端歟君家翠屏州楊柳桃花數萬本東瀕大江望焦山在几案間小樓隱居讀書其中嘗下榻焦山佛閣晨書暝寫輯爲此書鐵冶亭宮保爲書詩徵閣余師阮雲臺尙書家在揚州卽隋曹憲及其弟子注文選之所建文選樓以復舊觀今柳村輯江蘇詩徵卽以名其閣數百年後斯閣當與選樓並傳詩徵一書亦卽與文選並傳文章之盛豈不獨鍾於斯地耶至

於詩徵始末則雲臺師序及桺村自誤凡例詳言之矣不復贅言道光元年四月序於邗江官舍

松陵詩徵序

松陵詩徵吳穀人祭酒序之詳矣古來總集諸家自名都大邑以至一邨一壑得有心人哀輯成編皆足以藻飾河嶽表章人物如孔延之會稽掇英總集元好問之中州集汪澤民之宛陵羣英集李庚之天台集林表民之赤城集董棻之嚴陵集指不勝屈唐陸龜蒙有松陵集十卷其名則皮日休所題蓋崔璩爲蘇州刺史與皮陸及顏薰張賁鄭璧司馬都李穀崔璐楊朴魏昭業諸人倡和所錄又其所詠具區莫釐縹緲之勝爲多蓋一時佇興所成如南嶽

倡酬月泉吟社之例非網羅古今散佚舊聞且以松陵名而不必盡今松陵之地也殷君東溪松陵之詩人也識精學贍尤畱意桑梓之文獻因袁樸村松陵詩徵以國朝爲限而前此未之及君乃上溯晉陳諸賢以迄前代仍名詩徵與袁選若合符契袁選譬之江河而茲其崑崙之發源岷山之濫觴也而以人存詩以詩存人奉爲圭臬而不使有劇驂之旁達尤足見功之勤而心之虛矣余浙人也扁舟載酒汗漫江湖覽垂虹鶯脰之間曠緬莼菜菰米之高致知必有人焉嘯傲文苑優遊儒林耽枕流之孤癖抱凌霞之逸致者今乃得我殷君並得讀君所輯也香殘酒醒茶銚小聲展卷流覽如坐鴨漪亭上聽蕢洲漁笛也鷗

鷺懷盟菰蘆結夢茲集貺我不既多乎

郊蘭坡虞山畫志序

余曩偕松壺子游虞山坐劍門下觀石壁峭立勢極奇削
詫曰此天生畫稿倪迂皴法所從出宜此邦人士之精六
法也松壺顧余而笑謂不工畫而頗得畫理繼閱圖繪畫
徵諸錄知大癡老人實爲虞產其畫山水於茲山尤有心
得實爲雲林先河之導雲林非虞產畫尙師虞山況生長
茲土飲湖綠飫山翠工畫當何如耶又複嶺疊嶂朝煙夕
暉雲木明秀泉石清激可入畫者不可殫數土性潤腴植
物皆含畫意宜畫家之多也郊君蘭坡輯虞山畫志自元
明迄國朝得三百餘家流寓方外閨閣咸及之介李君

雪珊乞余爲序余不解繪事而心好之宗派源流略知梗概海內畫家亦稍稍識之矣余家西湖之濱湖上長林巨壑爭奇競秀不減虞陽近代畫家若藍田叔華秋岳陸筱飲金壽門黃小松奚鐵生諸人殘墨斷楮珍若拱璧此外含毫吮墨者頗不乏人蒐羅而記載之當有可觀惜乎未見其人而余又以浮沈宦海聽鼓應官未之暇也邾君善畫山水尤工畫蘭故以蘭坡自號亦稱鐵蘭道人

送林桂舟序

交友求知已難求知已於同官更難余試吏江南十有五年屈指知已不數人林君桂舟其一也君之來江南也在戊辰夏以庚申科舉人大挑分發厯攝常熟奉賢無錫三

邑篆以癸酉秋防禦滑縣軍功敘勞補金山令方滑縣之不靖也制府帥師守徐州知君才檄隨軍佐理臺站地偪賊壘中夜聞前軍戰鬥聲君料簡軍書處之宴然執訊係繫於無辜多所矜釋官金山二年地濱海與浙壤犬牙相錯俗稱難治君廉平不苛多惠民之政以病乞休貧不能治裝紳士耆老劇金以贖士之貧而有文者皆爲歌詩以相稱美觀此則君之治金山可知其治常熟奉賢無錫亦可知已余之始識君也在戊辰冬君以公事來余吳淞官舍純然粹然君子人也甲戌夏君攝奉賢篆受余代會久不雨石米值五六千君竭誠步禱民情悅服他邑多羣聚掠奪君所治獨無事君性誠篤與朋友交坦白真摯無面

諛無腹誹上官初以其乞病也疑之久亦知其無他會後
金山尹卒於官君疾適瘳中丞方伯咸勸令入都候吏部
銓冀得舊治蓋上官思爲地方百姓得一賢令尹如此其
至也而君之親民獲上信乎朋友益可見矣君知余能爲
文章又知余生平不妄言且同官中知君者莫余若也君
善鼓琴是行也將旋楚省其堂上因爲琴歌以送之

君之行兮長洲泛蘭橈兮中流渡江淮兮禮岱瞻

天闕兮高秋

君之旋兮武昌奉慈闈兮高堂期江城兮侍膳奏鈔桐兮

清商

君之來兮雲間邑之勝曰金山樂婦子兮舒眉娛父老兮

歡顏

王小村江亭論詩圖敘

丹徒王小村詩人柳邨子也以江亭論詩圖屬爲文以記
之余惟古今詩人衆矣論詩之說亦夥矣漢魏簡質齊梁
綺麗三唐滙其大宗兩宋衍其別派金元諸家前明七子
國朝以來於斯爲盛說詩者率因時代爲轉移或高麗
以炫才或澄澹以永趣復古者主格律懷新者尚性靈大
約偏勝之弊多酌中之論歎焉柳村詩宗唐人有歸愚復
生之目小村名父之子趨庭所得必有出前人名論之外
者而尙乞論於鄙人耶鄙人學詩垂三十年初好爲側艷
之體自奉教於儀真阮伯元先生又獲交於太倉蕭樊邨

乃一變舊習歸於醇雅而於古人絕詣仍未之逮竊以聖人刪定六經以教萬世而詩居其一則言志之說無邪之旨溫柔敦厚之教與觀羣怨之蘊更千百年此心此理不易也君家翠屏洲曲江之亭在焉江發源蠻徼中東流入海不知其幾千里也小村日坐江亭取古人詩論之其卽以三百篇爲濫觴之源也可

秦淮畫舫錄序

819

余羈宦江表十有四年已卯秋隨牒白下始得爲棲霞牛首之游覽寓秦淮延陵氏假我水閣東望蔣山西望石城桃葉青溪板橋筵步皆在指顧六朝佳麗因得略識梗概適捧花樓主人以所撰秦淮畫舫錄見示且乞爲序豈以

三生杜牧髻絲禪榻尙未夢醒揚州耶因憶丙辰春自浙
之皖道出吳門西溪山人方輯畫舫錄屬爲品題因徧覽
吳宮花草潑墨題襟頗極載酒江湖之勝及改官吳下遂
不復遊遊亦不復作作亦不復示人梁溪程君刊畫舫續
錄索余詩甚力僅錄所聞口占贈陸鬢雲春人嬌似未開
花七字則余之悔過可知而青衫憔悴亦已久矣令余之
來白下也爲日甚暫錄中諸人半未識面題贈諸人亦多
未相識昧昧作序何以副主人之請而仍不免驅遣煙墨
者則流連之外別有感慨不得不因茲錄一申之嘗謂管
子天下才也女閭之設實始作俑句踐俾寡婦居會稽山
以悅戰士實師此智秦始皇東遊刻石拳拳於寄瑕逃嫁

之禁其文載在史記不可謂非整齊風俗之盛心也明高祖英主也教坊一司實畱遺憾靖難師下忠臣妻女辱甚孥戮孝陵雲樹不免顧舊院鶯花有慙德矣今錄中諸人或囿於聞見或悞入網羅飛花墮溷是東風之狼籍耳豈花之本性哉聞琵琶樂府有嘆五更者極形哀怨曲中人入歌之則所稱玉艷花明者皆青泥蓮花莫能自拔者也秦淮諸姬多識字能詩善畫知以名流爲重有前明舊院之餘風其中豪俠節烈如板橋雜記所載葛嫩殉孫武公之難諧鐸所載方芷生勸楊龍友之盡節此書所載侯雙齡之不肯改適與施郎飲醢同死殺身成仁雖較之毛惜罵賊亦未多讓則紅香翠黛中正不知埋沒幾許奇女子

矣抑又思之文人輕薄每以杜牧自況豈知李唐三百年
文苑所載人物寥寥而牧獨有專傳並詳載其罪言原十
六衛諸篇其聲望遠出太白少陵上至青樓薄倖實爲悟
後之作則牧之爲人萬非後世才士所及耶余少以文字
受知琅嬛服官以來畱意經世之務所爲海運河防漕政
諸篇殫思竭慮自謂有裨實用而皮相目論顧徒賞其風
雲月露之餘等諸竹西歌吹此又因捧花之請不覺根觸
於中而自喟也至玉簫鈿篋之艷燕髻蟬鬟之粧紅燈綠
酒之娛秋墳香塚之悽則諸序言之詳矣故不復云